

文化荆州

二〇二四年第十一期 总第八十六期
荆州市融媒体中心 荆州市社科联 荆州市委宣传部 荆州市文旅局 荆州市文联 联合出品

开栏语

当前,荆州文艺界一派生机勃勃,作品丰富多样,艺术表现力日新月异,呈现出一幅百花齐放的盛景。在此背景下,我们适时策划并启动了一项全新的文艺专题栏目——“文艺对谈”,旨在全面梳理荆州地区当前文艺发展的现实脉络,进一步挖掘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创新活力。
该栏目致力于深度剖析荆州文艺创作现状,通过集结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荆州本土作家,共同聚焦文学现象,交流创作心得,探索艺术前沿,以此来推动荆州文艺事业的不断向前迈进。期望通过一系列有深度、有广度的对话与研讨活动,全方位展现荆州文艺在新时代背景下的风采,激发更多优质作品的诞生,引导广大读者更加深刻理

解和欣赏荆州本土文学的魅力所在,共同助力荆州文艺事业百花齐放,再创辉煌。
本期,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荆州本土作家彭定旺先生加盟。彭先生的小说,笔法精微入骨,叙事叙述独树一帜,人性剖析犀利深刻,成功构建了一个鲜活而富饶的文学世界。面对当下文学领域纷呈多样的变革浪潮,彭定旺先生始终坚守立足本土文化的创作实践。
我们热切期待,在这场深度对话中,能进一步探析彭定旺先生对于荆州本土小说创作现状的精辟见解,倾听他寄予该领域未来繁荣发展的深切期许。同时,我们亦企盼通过彭先生的精彩分享,唤醒更多读者对荆州本土小说的关注与热爱,合力驱动荆州文学开启更为灿烂的篇章。

文艺对谈①

荆州小说创作现状与繁荣之思考(上)

□ 彭定旺 老鱼

老鱼:荆州本土小说创作在当下文学领域中的定位如何?其独特性和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彭定旺:纵观史册,东汉班固将“小说家”列为十家之后,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清朝纪昀把小说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三类。可见小说历来不登大雅之堂。明清以降,方见小说大家和名著。“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呼唤自由、揭露现实、抗争体制、鼎新革故成为文学时尚,小说创作方兴未艾,名家名篇层出不穷。

严格说,荆州本土在文革后期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家。1980年,黄大荣老师成立文学协会时,都没叫作家协会,而是叫文学工作者协会。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思想解放,文学创作呈现出灿烂的局面,小说更是引人注目。此一时期,黄大荣、黄学农、周万年等一批小说创作者以见诸名刊的大量作品,受到了省文坛高度重视,收获了大批拥趸,撑起了荆州文学门面,为地方文学的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

首先是喻彬的短篇小说《女大学生宿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引起轰动,随后陈应松由诗歌转向小说,并以中篇小说《松鸦为什么鸣叫》一举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紧随其后的是走出荆州的王十月在打工文学中脱颖而出,他以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他们除了获奖的影响外,更是以扎实的态度,强大的创造力和著作等身的作品造就了他们在当下中国文坛的地位。

宋小词、王芸是从荆州走出去的小说作家,王小木成为重点刊物关注的作家,熊湘鄂两次获得省内大奖,他们都以中短篇小说在省内外造成了一定影响,这在本土是其它文学领域不能比拟的。

除此外,本土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一是小小小说蔚为大观。除监制被称为“小小小说之乡”外,我市入选小小小说选刊的作者众多,陈勇十二部小小小说专著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李国新的小说十多次入选《小说选刊》;二是长篇小说卷帙浩繁。齐家银一出手就是六卷本的《草根》,袁小平已写就《清凉山》等每部三十万字的八部长篇,各县市区作家出版的长篇小说也如雨春笋,如田永华《乡村三部曲》、赵义勇《楚天烽火》、付中华《鸡冠山传奇》、高启伟《我的村子,我的家》等。近年出版发行的长篇小说还有《履冰者》《菩萨保佑》《那年》《草根》《花鼓》《梅香》等。据说本市今年将有二十部长篇完稿;三是网络小说异军突起。监制郭怒长体育竞技类小说

写作,代表作有《奔跑吧足球》《中锋》等,多次获得网络文学大奖,成为《网文圈》杂志封面人物。

在荆州本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坚持至今和随后走上小说创作的作家实在不多,与其他普罗性文学创作相比,小说显得小众而个体,但其创作成果绝对领先于当下其他文学门类。

老鱼:本土小说作者如何有效汲取荆州本土丰富的历史文化,并把这些资源转化为创作灵感?

彭定旺:“禹划九州,始有荆州”,自公元前689年楚国先后有6个朝代、34位帝王在此建都,是当之无愧的“帝王之都”,楚文化的发祥地;当秦人还在击瓮叩缶,弹箏拍鞞时,楚地就有优美的乐曲,精准的编钟。荆州临江靠湖,一马平川,鱼米丰饶。平原的旷达,江河的灵性赋予了荆州文化中创新、想象和浪漫的精神气象。

码头和水域是造就荆州文化的重要因素。早在3000多年前,沙市就是楚国郢都的外港,明代中后期,沙市成为全国十二大商业都会之一;1895年,沙市被辟为通商口岸,“洋码头”由此而建,“百年商埠”由此而兴。

从荆州走出的宰相有138位,包括一代名相张居正;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屈原、楚国令尹孙叔敖、忠义仁勇的武圣关羽、诗圣杜甫、诗仙李白、性灵学派的“公安三袁”等等都在荆州留下过不朽的印迹。

荆州是红色老区、革命苏区,红色故事数不胜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文化名人、知名品牌、模范人物层出不穷。凡此种种,都是可资创作的资源。只要作家们选定好创作题目,精心蒐集素材,怀着虔敬之心,凝神静气,一定会捕捉到创作灵感,合理演绎出具有荆州地域特色和楚之后裔精神的好小说。

老鱼:当代荆州小说家在面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时,如何保持作品的原创性和地域特色?

彭定旺:纵览世界名著,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哥萨克汉子,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邮票大的南方小镇,哈代《还乡》中的埃格敦荒原,莫言《红高粱》系列中的山东高密等等,说明本土化最具民族性,而最具民族性的东西恰好最具全球化。

本土化不只是被写入历史、陈列于博物馆中属于过去的东西,它更属于当今世界,是融入当代生活的传统和文化脉络的赓续。我们本地常有“不服周”和“要得安逸不安逸”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我们的始祖生存伦理和道德伦理理想的延续;荆州地域之内,无极贫苦之地,无

极恶极凶之人,聚居之处无不充满民歌小调、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这正是楚人创新、想象和浪漫精神的具体传承。

本土化除了地理特征、物产特征、语言特征等外在要素外,更主要的是要抓住人文气象和精神内涵,激活历史文脉的“当代性”,才能出现和保持作品的原创性和地域特色。在本土作家已写就或出版的长篇小说中,我们看见了“本土化”写作的不俗表现,面对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张力,我们要从语言技巧、叙述方式、结构方法上下功夫,从历史的高度、人性的深处把握时代变化、世界变局,从而表现出融入世界的“本土化”。

老鱼:荆州本土小说创作在题材选择、叙事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有哪些显著的发展趋势和创新点?

彭定旺:荆州本土中短篇小说是作家们对身边日常和现实生活产生联想与感觉,在原始倾诉和表达欲望之中产生的作品。个人的经历和现实处境是题材的主要来源,似乎没有选择上的执念和偏好。对某一问题,比如社会热点和特殊群体,没有始终如一的关注和挖掘,几乎没有反映城市生活和工业题材的作品,也缺少更为广阔的现实空间与背景,因此把他们的作品都归为“乡土题材”也未尝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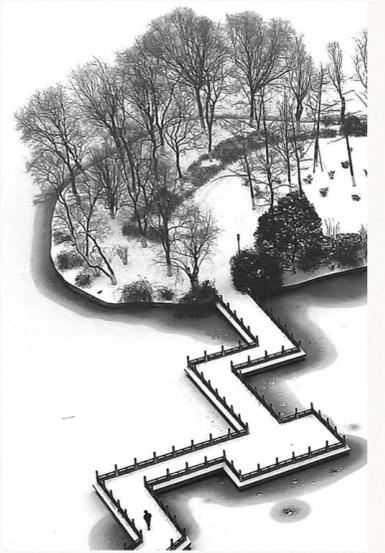
从当下作品看,本土作品都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叙事手法上十分忠实于传统和常识,这样的叙事能反映作家基本功的扎实和稳健,对作品的丰富和厚重起到很好的功用。现实主义的叙事又有新颖独特的表现方法,比如散文作家万华伟和茵茵,都曾在主流刊物发表过多篇小说,他们的小说既有散文的笔触又有意识流的手法,在叙事上别有新声。

当然先锋意识和魔幻色彩的小说,比如卡夫卡、加缪、昆德拉等人的现代主义小说,马尔克斯和鲁尔福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有卡佛、巴别尔、麦克尤恩等人的作品,莫言荒诞中的现代意识,残雪弱化故事的超现实体验,除了现实主义的经典外,这些非常有趣的写法值得本土小说家们去阅读借鉴,切不可只关注期刊和编辑,忘却了文学内涵和写作意义。

艺术风格除了写作的语言和技巧外,与你表现的对象也有关系。比如邓友梅的《那五》《烟壶》、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汪曾祺的《异秉》《大淖记事》,他们的叙事承载着传统文化人的淡雅、散漫,充满趣味而又深含人性本质与生活真谛的文风,以致形成所谓艺术风格。本土小说作家的艺术风格还在探索路上,自不待言。

(未完待续)

荆史杂谈



雪后的沙市中山公园。摄影:王玮

古代荆州简史

□ 余大中

禹划九州,始有荆州。荆州之名源于《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公元前21世纪,荆州已成为重要的行政区划。五六千年前,人类就在这里创造了大溪文化等。

关于荆州建城史,当代文献有两种观点:一说5000余年,另一说2600多年。

春秋战国时期,荆州属楚国。荆是楚国别称,荆、楚通用。公元前689年,楚都迁于郢(现有纪南城遗址)。楚国800年,其中都荆州411年(其间因暂时外迁而有过中断),历21代楚王。

当代文献认为,荆州是楚文化发祥地,楚文化堪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相媲美。今人总结,楚文化包括“五种精神”“六大支柱”。

楚文化“五种精神”: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追新逐奇的开拓进取精神,兼收并蓄的开放融合精神,崇武卫疆的强军爱国精神,重诺贵和的诚信和谐精神。

楚文化“六大支柱”:炉火纯青的青铜冶铸,绚丽精美的丝织刺绣,巧夺天工的水竹漆器,恢诡谲怪的美术乐舞,义理情深的老庄哲学,惊采绝艳的屈原文学。

秦朝,荆州属南郡,定治江陵,(现有故郢城遗址)。

西汉,公元前206年,项羽分封诸侯,改南郡为临江国,共敖封为临江王,都江陵,领地为故秦南郡。公元前204年其子共敖继位,公元前202年共敖被杀,临江王国灭亡。

汉朝,西汉、东汉时期,荆州属南郡。西汉南郡治江陵,下辖14县。公元前155年刘濞为临江王,都江陵,领地为南郡。公元前152年刘濞去世,临江王国废除。公元前150年刘荣为临江王,都江陵,公元前148年刘荣自杀,临江王国再次废除。

东汉南郡治江陵,下辖17县。东汉末年,荆州治所从江陵迁至汉寿;初平元年(190年),迁至襄阳;建安十四年(209年),复迁江陵。

三国时期,荆州为群雄逐鹿之地,境内三国文化遗迹遍布,亦有当代文献称荆州为三国文化中心。先由魏、蜀、吴三分荆州。后归吴,定治南郡。

晋朝,永和八年(352年)荆州定治江陵。南北朝时期,齐和帝萧宝融,梁元帝萧绎,西梁中宗宣帝萧誉、世宗明帝萧蒨、惠宗靖帝萧琮,后梁宣帝萧铣皆以荆州为国都。

隋朝,开皇二年(582年)罢荆州总管府;开皇七年(587年)并后梁,又置江陵总管;开皇二十年(600年)改为荆州总管。大业初期,复称南郡。

唐朝,贞观元年(627年)荆州属山南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山南道分为东、西道,荆州属山南东道江陵府,设荆州大都督府,至德后置荆南节度使。上元元年(760年)以江陵为南都,改荆州为江陵府;次年(761年)罢都。唐代荆州文化繁荣,李白、杜甫皆游历于此,写下佳篇;岑参、戎昱等荆州籍诗人遐迹闻名。

五代十国时期,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于925年割据荆、归、峡三州,称南平王。南平国王高季兴、高从诲、高保融、高保勳、高继冲,均将国都设在荆州。

宋朝,至道三年(997年)荆州始为荆湖北路,治江陵府;建炎四年(1130年)更名为荆南府,寄治枝江县;绍兴五年(1135年)复名为江陵府,徙治江陵县;淳熙元年(1174年)复更名为荆南府;淳熙十年(1183年)仍更名为江陵府。

元朝,荆州属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荆南府,至元十三年(1276年)升江陵路,天历二年(1329年)更名中兴路。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改置荆州府,属湖广行省。龙凤十一年(1365年)改属湖广分省,吴元年(1367年)复改属湖广行省。

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湖广行省改置湖广承宣布政使司,荆州府改属河南布政使司;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荆州府复属湖广布政使司。湘献王朱柏、辽王朱植先后封藩荆州。有明一代,荆州进士辈出,名臣显赫,文化昌盛,“公安三袁”享誉文坛。当代文献称,古代荆州为“宰相之城”,从这里走出去了138名宰相(本人已考证楚国令尹43人,其他朝代阁臣30人,余下待考),其中明朝万历首辅张居正和楚国知名令尹孙叔敖即为典型代表。

清朝,康熙九年(1670年)置上荆南道,驻荆州府;雍正十三年(1735年)上荆南道更名荆宜施道;光绪三十年(1904年)荆宜施道更名荆宜道。

风物钩沉

绿杨邨

□ 张俊

从“纳爽门”(鼎盛酒店旁)进入沙市中山公园,过一座小桥,顺路右行不远,原有一座“醒园”茶馆,茶馆老板是本市一个叫叶平安的普通市民。当时,按照公园的建设规划,“醒园”被划入建园的红线范围,“沙市市政整理委员会”(“市整会”)决定对该园进行征收。负责征收的童月江及侄儿杨政斋,在实地踏勘后拿出了一个评估价。

沙市富商邓心田将自家花园的“两亭一楼”捐给公园的事,在当时已成为美谈。也不知是不是受了邓心田的影响,当童月江找到叶平安谈征收补偿的事时,叶平安爽快地表示:愿将茶馆以及相关的土地、藕塘、树木、花草等物一并捐赠给公园,以表达一个市民支持建园的心意。其实,叶老板也不是一个经济宽裕的人,一家数口也就靠着这家小茶馆在讨生活。

1934年3月7日上午,“市整会”召开第三十五次执、监联席会议时,童月江在会上向各位委员通报了此事。委员们听后大受感动,都纷纷称赞叶老板是个有公心、有情怀的人;对他这样的人应当予以优待,决不能因为他捐赠了茶馆,给今后一家人的生活带来困难。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接受叶平安的捐赠,待公园建成之后,“醒园”仍作为一座茶馆,由叶平安个人终身居住和经营;倘若叶平安将来

离世了,则子女享有优先承租权。叶老板有义举,“市整会”也没亏待他,在公园建成之后,公园聘请叶平安担任了管理员,每月都给他一定的报酬,以示嘉奖。

清代的《沙市志略》上记载过一件事:在明代,沙市有个叫刘永宁的丝绸小贩。有一天,他早起去赶集市,在通济桥拾得三百两金子,但他未起贪心,在原地等了三天,终将金子还给了失主。后来失主将金子分一半给他,他却死活不肯要。后来那个失主在三清观建醮祈神,祈祷刘永宁子孙孝贤,金榜高中。后来刘永宁的孙子刘大武果然中了进士,官至四川成都府副使,在青石街(今中山路西段)还为他立了一座金榜题名坊。再后来,刘大武回乡后,又在“武宣巷”建了一座“五显庙”,以为乡人祈福。

老刘家的事在沙市是家喻户晓,当市民们听说叶平安捐赠茶馆的事后,都说叶平安今后会像刘永宁一样得到福报。果然,叶平安有个孙子叫叶声华,曾在沙市中学读书,后来成为中国测试计量及仪器专家、中科院院士。



1935年的绿杨邨。

“醒园”茶馆被征收后,因四周种满了杨柳树,夏日时一片绿荫宜人,公园筹备处就将“醒园”改名为“绿杨邨”,也有人称作“绿杨村”。这里环境清幽,来喝茶聊天的人不少,“市整会”又花了一百六十多块大洋,在茶馆旁新建了一座厕所,这也是公园内最早建成的一座公共厕所。

“绿杨邨”是一座木结构房屋,后来,它耐不住风雨还是垮掉了。当年,叶平安给茶馆取名“醒园”,是寓意人要饮茶思静,切勿有贪念之心,要明理做人行事。为了让人记住“醒园”茶馆及有趣的故事,2003年,市公园管理处就在“醒园”茶馆遗址上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有“醒园茶社”几字。



醒园茶馆纪念碑。